



特別  
4.262  
8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43y  
8

^21  
4262  
8



夜譚隨錄卷之八目錄

譚九

陸珪

白萍

劉大賓

莊斲松

額都司

孝女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10264

<2002-261>

請仙

某太醫

地震

朱佩蔭

紙錢

三李明



夜譚隨錄卷之八

蘭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譚九

京都花戶子譚九奉父母命探親于烟郊策衛出門日已向夕道遇一媪衣懸鶉而跨白蜀馬鞍轡華美左右相追隨問小郎何往譚以所之告媪曰此去烟郊尚數十里路多積潦頗不易行小郎不聞乎風度

左右追隨媪固且有深意

入書  
宛然

作此通言至此  
更無可說

蒲牢都城漏下矣。荒野寂寥，保無有暴客相值。茅舍在邇，盍留一宿。翌日早行，得從容也。譚正惟怯，問言深荷其誼。媪策馬先導，循僻徑約二里許，隱隱見林際燈光。媪以鞭指示曰：「至矣。」縱轡即之，則矮屋兩椽，土垣及肩。媪棄騎啓扇，延客入室。室中空無所有，唯簣燈懸壁。一少婦臥炕頭，嘯見媪呼曰：「有客來。」媳婦可速起。婦徐起，掠鬢見呱呱啼。媪探袖出胡餅一枚，付之啼。始止。譚視婦年可二十，淚睫慘黛，殊少歡容。

素未謀面亦欲  
延疑是地下載  
人世多情耶

媪曰：「汝起燒茶。」老身送馬便回。言訖，出戶牽馬去。婦折糶引火于燈，着紅布短襖，綠布褲，藍布短靴，跋高底破紅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並兩踵焉。譚年少口訥，不能致詰，但陰憐之。俄而媪還曰：「爲還代步，致郎寂坐。渠宅上聞有客至，亦欲延款。老身辭以太晚，囑爲致意。」譚唯唯。媪曰：「奔馳半日，想客亦苦饑矣。」媳婦備飯來，老身且出喂驢。譚曰：「相擾何安？芻豆之費，臨行當厚償。」媪搖手曰：「莫漫作客套語，所值幾何哉？」既

道真借景令人  
不疑爲鬼境

而飼驢已婦陳列酒殺瓦器絕粗折梯爲箸以盆代  
壺而殺皆魚肉但冷不中嚼媪移燈勸譚飲譚辭不  
能醕乃進飯飯又冰冷勉盡一盛婦斂具去相與坐  
話婦就燈爲兒捉蠶譚曰聽姥言似非京師人娘子  
則又旗粧敢問邦族媪曰誠如郎說身本鳳陽侯氏  
因歲凶流離入京爲人縫紉補綴謀衣食再醮此間  
村民郝四近三十年今成翁矣生一女一子子女已適  
人子爲坊者居城中翁以衰老備于野肆中爲人提

壺條器小郎明日當過其處見雞皮白髭耳後有瘡  
如卵大者卽是也媳婦余氏實宅上婢子其主人爲  
巴叅領久退閒幼主襲職矣適借馬處也譚曰視姥  
家亦甚清苦何苦盛設待客媪笑曰倉卒客值倉卒  
主人豈能咄嗟辦此殺饌亦緣中元節刻分得宅上  
餽餘方媿蕩澤敢云盛設譚坐久頰倦又不便偃息  
乃出具就燈吸烟婦頰暖有欲烟之色媪察知其意  
亟拊掌曰媳婦垂涎喫烟矣小郎肯見賜否譚以烟

中之所狂狂  
不七

職疑

謂得此物以  
換烟故  
行烟想此婦已  
適口腹耳

囊付之。媼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譚乃並具奉之。婦吸之，甚適。肩輦頓舒。媼視之，點首曰：老身在世六十餘年，不職此味，誠不解嗜。痴者何故好之如此？譚曰：亦事不解。第不會則已，學會輒一刻不能離。寧可食無飯，不可吸無烟也。媼大笑。譚曰：娘子嗜此，予遲日當市具與烟來。作野人芹敬。媼頷之。譚出渡，見銀河西耿斜月，在林約略四更。媼揚聲於室曰：客不時欠餉，當使寢息。譚應曰：尚可稍

鬼亦靈用耶

坐。媼曰：勿太勉強。明日尚有路行，更有所懇望。留意。譚問何事。媼惘然曰：明日過肆，苟見我家老翁，煩為致聲，促其急送數緡錢來。但言家中喫着都盡矣。譚曰：無不盡心。媼又赧然曰：以貧故，一家並無被襪。屈郎甚矣。譚曰：假一席地，得一夕安，已承厚贖，敢過望耶。因各就枕。譚疲極，着枕便熟。寐既而夢，回覺草蟲鳴于耳畔。螢火耀于目前。矍然驚起，則身臥松栢間。秋露濕衣，清寒砭骨。懸繫樹根上，乾草不体。萌舍烏

臥不得棄也見  
疲極草草  
辛中元後

文庫齋錄 卷之八 譚九

聚首試不  
不如名案

有媪與婦並失所在但見古塚頽然半傾于蒿萊枳  
棘之中而已不禁毛髮森豎急捉驢乘之得得而驅  
行三五里天已向曙稍稍心定抵烟郊事畢復遵故  
道小憩旗亭有滌器老人酷肖侯媪所述詢之果郝  
四也愈異之引至僻處告以前夜所遇郝泣然曰據  
郎所見真先妻與亡媳並歿孫也先妻下世二年亡  
媳去歲以難產母子一夕皆死詎意尚聚首地下哉  
譚亦惻惻又問巴叅領為何如者郝曰某旗某佐領

之父也死已十餘年矣直北喬木處即其墓道亡媳  
其家婢也老朽夫婦故其守墓人往歲靈雨屋舍傾  
圮佐領無力繕葺老朽無容身處故儲工于此聊以  
自活前日申元節佐領展墓猶焚船馬數事苟不知  
亡妻借馬何事何之耳譚感歎久之乃解囊贈以青  
蚨五百俾具冥資勿致魂餒郝泣謝譚歸後不欲食  
言子鬼亟備紙烟具二枚烟一封重至其墓祝而焚  
之更訪巴叅領墓果在直北數十武外松栢森鬱有

斷碑可捫云

蘭岩曰。一飯之德。感而必報。譚誠義矣。獨是夜。臺魂餒泉。下神悲倍。可傷矣。以郝之老邁。貧無容身之地。傭工野肆中。誓謀糊口。斯亦自顧不暇。豈知妻子嗷嗷。猶待哺于地下哉。嗟乎。鬼而貧也。尚有陽世。以爲不時之需。人而貧也。其將告助于誰氏耶。

陸登

予友仁和陸子喻。少遊已蜀。舟泊巫山下。會同載一楚客病死。其鄉人爲理棺衾。行李羈滯。計五日方可發。陸固好動。旣惡小舫狹隘。又不耐喪事之擾。竟舍舟從陸行。二百足重。不復能越險阻。乃止于亂山孤館中。欲覓代。非無有也。一日。館吏來白。敝處三家村也。往來但有此館。今夔州叅戎蒞任。輜重家口。將駐於此。君幸暫覓居。停官過後。當任君去留。第勿以逐客見猜也。陸不得已。復移裝于館西三里許。借

詞林典故



行徑可異

野僧乃有蛇嘉會

設想願外致

廢蘭若居焉就中唯一僧年約三十餘形貌奇佻行復偃蹇陸作客數千里外不敢解脫騎人唯處之以謙無何月升值孟秋之半炎暑未消梧葉乍飄蛩聲四聚陸獨步荒砌聞寺門剝啄聲甚雜沓僧倒屣出應陸潛伺之則褐衣三五輩將主人命邀僧于山樓踐玩月之約者也僧諾之隨引屏相與西去陸私念此僧踪跡可疑久矣今蓋施從其所之覘其所事足遣旅懷倘有所見亦可以助異日朋友相聚時花前

境亦可異

荒僻中忽有此  
麗人妙甚怪甚

月下之談資也遂潛履其迹迤邐行數里山路迤邐卒至一山樓半依峭壁半蒞深潭階砌傾危憲察毀敗陸度不可登適旁有古松虬枝夭矯倚于巨石因攀松踞石平眺樓中色色洞晰見樓中列雙燭設兩筵長髮高履者三人貌悉奇偉靚粧女子一人絕美麗聞僧至咸趨走而避之曰何晏也僧笑曰早一刻非不佳奈有俗客在賓榻故少煞風景女子曰袁師之知乎酈三妹不矜細行竟遭蕙苴之謗乃翁督責

僧與女納真夜  
飲聚殊可怪

相與之極

過峻三妹嬌養慣。哭泣竟日。目盡腫。今夕不識能赴。約與否。如爽約。則師之煞風景。未必如是之甚。一白衣少年曰。不然。鄺三娘苟知袁師至。目腫即消。即不來。卿正好入無雙譜也。女笑且罵曰。小鬼踏鍊未脫。遂敢于可拋前饒舌耶。眾皆大笑。僧曰。勿多求一夔足矣。女微笑曰。今日兒有疾。黃衣體重者。進曰。卿有疾。予有藥。一刀圭。足以療之。女赧然。首垂頸赤。不復應酬。黑衣長鬣者。拍女肩而慰之曰。老子與復不淺。

請與子出陳納新。以遊無窮。彼皆涉惡趣。不足與談。而亦無須芥蒂。子獨不憶袁師初晤時乎。纔一人鹿脯之宴。輒喜愜過望。酒裁並吞。迄今骨鯁尚恐在喉。曾幾何時。亦以口給取憎。伊尚如此。况夫齋馬奈何。與之角口。獨不惜氣力耶。月色佳甚。不如謀醉之為得也。眾曰。能公平心之論是也。女亦解頰。紛然入座。舉杯歡暢。酒政諠囂。正騰辯間。褐衣奴傳語鄺三娘子來矣。有頃。一雙鬟女郎登樓。貌尤艷。而有憂色。不

暇作寒暄語。任任然向衆言曰。諸君尚在此高會耶。彼萊夷已稅倌人之駕矣。我輩壽則壽矣。雖然猶未有樹也。兒方寸亂矣。敢請諸君早計之。衆驟聞之大驚擾。黑衣者獨哈然曰。千奴共膽。必致首鼠兩端。夫事去矣。吾等已預有間諜。萊夷之旅若林。亦何足畏。憶昔與袁納子采藥西山。遇一饑婦方姓。吾二人未嘗迴避而術竟無恙。可見學道既成。雖危無咎也。女欣然搖首曰。兒聞福生有基。既生有胎。吾等近年狂

一筭 撞齋獨荷

剛復自用鮮不 敗

樂極矣。豈能不反。昔胡大師作蜘蛛隱時。再三規戒曰。行矣。樂不可恃。欲不可縱。三年後萊夷猖獗。破單之下。恐無完卵。言猶在耳。今非其時乎。惜當日行色匆匆。未及審詢。驀然值此伎倆。輒窮奈何。徒作大言焉。濟于事。僧曰。無譁。胡師所居。去此不過五百里。盍共往依之。衆悉首肯。黑衣者獨不欲。曰。胡納澹泊。唯曉枯禪。吾等避未然之災。而輕去已成之業。是猶棄蘇合之丸。而取蛤蜊之轉。袁師素多奇計。今乃出下

策耶。紛議未決。忽聞林中鳴鏑聲。陸大驚。窺之。見壯夫百餘人。擁一將軍。呵殿而至。咸手弓腰矢。嗾犬呼鷹。樓中人辟易。星散。壯夫飛馬分逐。無不應弦。飲羽。陸股栗而顛。猛然驚寤。則身故在蘭若。階下臥也。非夢也。而幻化如夢。心大疑。覓僧已無有矣。次日循所歷舊徑。果有山樓松石。悉符所見。徘徊不能自釋。歸而心悸。不復淹留。乃携裝還山館。館吏迎笑曰。子亦巧甚。叅戎夜獵。大獲。今晨甫去。子可以居此矣。陸問

叅戎何如人。吏曰。叅戎瞿姓。山東萊州人。新科進士。有勇名。以軍功。特授綬寧營叅戎者也。今夜獵于山中。得熊一。虎一。猿一。狐狸二。兔三五頭。不足異也。竄可異者。並捕得白馬。極神駿。謂是野馬。而蹄鐵宛然。此物奚其至此。子博學。能知之乎。陸雖不能解。而心知昨夜所見者。皆此數獸之妖。黑衣者熊。黃衣者虎。僧稱袁師。卽爲猿。女稱酈三娘子。則二女爲狐狸。三五褐衣奴。卽爲兔。而白衣少年。女嘲其蹄鐵未脫。其

此方獲疑抱

為白馬無疑矣。禽獸精魅于人何所關係，乃致陸幻化如此。天下事尚可思議哉！此事陸逢人輒述之，予聞之尤熟。

蘭岩曰：深山窮谷，何所不有，而此事尤奇。

白萍

林澹人，延平諸生也。貌姣媚，如好女子。見者無不嘖嘖而目送，聞中俗尚龍陽。林獨守身如處子，片肌一體未嘗輕露于人。年十九未娶，以槐黃近稅居城北。

惡谷難探獨矯矯

徑足萬里流亦見襪期聽遠

屬此之晒而婉答幾無法以處之所以待小人不惡而嚴為最難

余氏廢園，園多喬木，門枕一溪，地幽僻，少人踪。時當盛夏，林日暮輟讀，散步溪邊，愛其水之清漣，濯足石上，覺水旁啾啾有女子笑聲，林驚視之，見一女子齒甚穉，娟妙絕倫。由對岸涉水而過，無少沾濡。林叱曰：何物妖魅，敢近人耶？女晒曰：恐世間無此妖魅耳。林拭足著履，偕女于樹下，諦觀之。女坐石上，笑曰：我妖魅子，何相近不慮噬子耶？林曰：苟非妖魅，何能于水上行？女曰：我非妖魅，何能于水上行？女曰：我非妖魅，何能于水上行？女曰：我非妖魅，何能于水上行？

設詞婉妙反作  
浪語以激動之  
女真榮花之舌

可至于此小人  
女子令人生妬  
息之念者類行  
此術

也。衆生行于霜有跡也。卽伏水中一年亦何不能。林  
曰。踏浪之技無地無之不足爭論。所可異者地僻人  
稀。曠夫獨處不虞子之涉吾地也。何故。女應聲曰。年  
少喜遊。所至不暇關白。自然滋爾。疑抱雖然不遇。明  
人見之大不幸也。譬夫水晶鏡片翳以塵垢。宜其曖  
昧不明。因念如是不。懷然子非善知識。請客事其  
事。無相問也。言訖惻然欲泪。若不勝其感傷。若林憐  
之。欲邀之入齋。而又畏其非人。頗形踟躕。女復嫣然

反作嘲笑語文  
並可兒

笑曰。子真口同百舌。膽如鼯鼠。獨不慮貽小兒女以  
掩口胡慮耶。林慙然肩隨以行。甫至園門。略約前卽  
遇館童逆告曰。浴湯已寒。郎何往而久不歸也。女匿  
林後。潛入齋中。格格笑不止。林亦匿笑。謂僮曰。我自  
洗浴。汝亦不必復來。我倦甚。須早眠也。僮懷惑而去。  
林深閉重門入室。向女而笑曰。子亦太便捷。必久慣  
貽香者。女睨之曰。含苞花何漫以繽紛。見擬寧若子  
美。日修眉手姿自喜。甘爲巾幗之行。倘遇俞大夫後

自作珍重語

故作驚著語令  
林不覺女姪利

女嬈罪

音相當也  
亦奕奕爾無勝  
亦曰

夜讀隨錄 卷之八  
庭花知添幾種應為子升表于天矣林故視覲達于  
心而儒于言乍入溫柔鄉面頰口吃甚不敵女之便  
給女下窻閉戶收書燃燈與林對席坐披覽詩文搜  
索筆硯不肯少靜見碁枰即取與林奕一局方市輒  
以手亂其子曰此大費心非樂事也縱留幾局嘔血  
圖又何關係于是促膝諧謔問林能飲乎林以量淺  
對女以筭輕擊其肩曰量淺耳是能飲也亟啓紗幮  
出酒一罍設一盒類皆珍美林怪問物從何來女曰

惟少獨留別無  
又伴令人無疑  
豈可得乎

預儲于此久矣子第飲食又何多問林知其異然對  
此麗人殊不畏懼相與淺斟細談女自言余氏字白  
萍園主人奴之故主也主人舉族徙城內兒獨留此  
間年十七矣父母兄弟姊妹俱漂泊踪跡亦各無定  
正愁孤子幸得與君邂逅如見憐願備妾媵林喜曰  
予亦未有室得與卿伉儷亦何樂而不為女粲然飲  
酒間備極歡昵林原不能飲飲少輒醉乃同就榻枕  
席之事顛之倒之林雖弱冠具甚么麼女嘲之曰子

自可作用處子  
固精于講究此  
通耶

有此妙藥直令  
惡毒教習失所  
恃

不料如此雅弱  
女子有如此法  
術能如此酒脫

舍也者固如是

亦幸未娶。即娶亦不足以清帷薄也。林大慚。女曰：無傷也。亟當為子圖之。因挑燈復起，檢荷囊得末藥一撮，和以唾而團之，成紅丸，使林吞之。仍啓衾臥。林覺藥入腹中，一霎間勢熱如火，倦而睡。夫四更復寤，怪繫繫然有物在股際，探之則勢暴長，迴殊平日。大盈握長咫尺矣。大驚告女。女捫搦而笑曰：以小易大，子何修而得此。林亦笑曰：妙則妙矣，無乃太醜觀乎。女曰：唯其醜觀愈形子之美好，夫何尤焉。手是蠱獸而

罷自此無夕不至，好合無間。然終以伴僮之耳目為礙。女商于林曰：觀館僮之為人，頗穎慧，且子之心腹也。盍明告之。林乃呼僮使拜女，以故並戒勿洩。僮唯唯而退，遂不復避諱。雖白日亦在齋中。未幾林赴科入會城，月餘始歸。女設饌為作軟脚局，相得愈歡。第林出示棘闈七藝，皆不得意，心殊悒悒。女曰：勿憂。場中固不論文也。子有祖德，必高捷。及曉揭林果中第九名，大噪。友人苻生故太守某公之孫，美而少蓋

語道破

夜言良金

卷之八

白奉

百



館有妙人乃苦  
破壁不令歸  
去林能不恨哉  
耶

大絃可厭

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夙與林為總角交。今更為同  
年。而同門性本不羈。得雋而興。愈豪。折柬召林飲。林  
辭不往。荷親至。余固強之。升與在座五人。皆新貴。而  
舊識者。飲至午夜。始各散去。林被投轄。不獲歸。荷醉  
謂林曰。兄平日守身如玉。每下朋友榻。未嘗解衣。今  
為孝廉。行將仕矣。豈可復作女子態。今夜與兄投足  
談心。可乎。林請異榻。荷曰。主人倉卒。不暇備矣。隨頓  
指二童。強為緩衣。林被酒。瞋眩。極力支撐。竟不能敵。

諛語趣極

以此諛詞安得  
不喜  
既告之復令不  
洩于人何異掩  
耳盜鈴

褲脫。忽露糞毒之具。荷駭諦曰。此豈兄之故物耶。何  
甫得一第。頓令人刮目。如是。林羞匿。不對。荷亦覺不  
雅。給衣着之。退踞胡牀。息喘良久。屏二童。閉戶。前席  
致詰。林頸赤面頰。不發一語。荷正色曰。爾我總角之  
交。豈敢乃事者。如不以誠告。當飛語諸同年。俾咸以  
敖曹目兄也。林大喜。遂以實告。且囑曰。幸勿為外人  
道也。荷愕然曰。此兄以鰥居。致邪喪無日矣。脫此無  
他術。唯謀早娶。可以免。既內人有一女弟。年十八。性

白萍

白萍

五

賢淑而色美麗兄如不棄弟請執柯斧林故無父母

伯叔鮮兄弟諸事皆得自主且久聞荷內娣之美族

巨而家富遂許之荷晨起入白于其妻妻大喜歸白

父母其父素器林一言而決林不復一過余園擇日

納采及合登新婦果麗第林具過偉定情時大為鑿

柄三朝婦家來餽男女親戚宴會滿堂忽一女子瞥

然至前諸眷驚起視之甚艷麗而皆不相識急呼主

人林入視則余氏白萍也驚但却立不能出一語女

雖云遠既未免

白萍為已回得

矣復計及于

直至三朝方來

僕有不肯罷休

45

艷然責林曰君誠所謂薄倖人也兒何負于君遽以

葑菲見遺林俛首無以應擾攘間荷生突至見之驚

為仙人女忽不見諸眷駭愕其聚猜疑咸不知其妖

異之由唯荷曉然神為之奪嘆異不置遲半月餘林

飲于友人漏下歸自城北覺身後有二人從行疑為

邏卒回顧良久二人行近前方辨為二女鬟也攬林

之袪而邀之曰小娘囑招郎君幸勿見拒林却之不

可不得已從之以行時際望夜月色皓然循僻徑約

此時大為所至  
林真善惡

負心事人不可

必速交向不自

慎避改應作如

而來不擇人

夜讀隨錄

卷之八

三四里漸近余園林內疾止步不前二鬟強挽之又  
數武見白萍坐溪邊石上黛蛾顰蹙怨態不支掩袂  
而泣二鬟捺林跪其前曰覓得薄情郎來矣林頓首  
引罪曰予知過矣顧卿獨不念齋中繾綣之情耶女  
晒曰子亦大強記尚能憶反曩昔若奴則盡付流水  
矣子負心太甚即玉魁李益有不逮焉尤可恨者子  
賤玉貴珉致兒清白之身濫為所玷思之痛心切骨  
銜恨非一朝一夕矣今子子身而來何翅洞徹之鮎

身身敗名

河前債亦覺

不為他人留

縱搖尾乞憐亦復奚異庶示蒲鞭之辱以儆狂且然  
不致子于死地者以子有日騰驤為乃祖隱德之報  
故也乃命二鬟褫林衣折柳枝鞭之數十更以溪沙  
傳其陰置諸石上而後捨去乃林之被辱也身如夢  
魘轉側由人次日黎明方可動履遂踉蹌而返密告  
苻生苻聞之淚背汗流終身不過余園林自此覺私  
處冷如垂冰縮似僵蠶百治不舉蓋已病痿新婦失  
所權不能無外遇所賴少年英發祖德不衰得捷南

此句馬殺

白萍

七

宮仕至清要以荷一子爲螟蛉李芟裳爲子言不甚  
悉後又得賴冠千詳述之

恩茂先曰祖有德而子孫發甲固天所以報吉  
人乃又斬厥祀殊不可解閑齋云否否愈遠愈  
疎古聖人所以有承祧之義也林生絕嗣天所  
以報林生非所以報其祖何則林祖父有發甲  
之子孫而林不得爲人之祖父也天何負于吉  
人哉茂先大笑叫絕

劉大賓

劉大賓者河州副總戎周公之常隨也醫中有大書  
房花木叢雜屏舍寬敞每見鬼物劉與轅門官白把  
總者相友善偶夜半被酒覓白閑談繞出大堂默然  
無燈火劉且行且喚曰白二哥睡何早也忽堂右偏  
旗燾下有人應曰白老爺苦蚊向大書房宿矣劉乃  
負手高歌緩步而往時月色溶溶萬籟俱寂隱隱見  
花臺畔一紅衣女子倚闌而立劉默念夜深矣此女

心忍動變台邪矣

非醉不致如此甚矣醉之誤人也

胡為乎來。度其體態服色。必杏花也。蓋杏花者。周子婦之媵。頗有姿色。劉平日最為注意者也。于是酒醉興高。欲就而摟之。去數武。見其面白如粉。眼赤色。舌出脣外三寸餘。劉大叫發狂。徑搥書室。直宿者驚起。環問。咸聞鬼哭之聲。漸出院外。無不毛戴。劉備述顛末。白犯總至。聞之訝曰。我今夜仍宿斜房。且二更時。大堂即靜。旗燾下。又烏得有人。想亦鬼所為也。劉由此病。平日作鬼語。悉不可曉。周以印印其背。亦不痊。

唯。俛身而行。如負重狀。每見杏花。輒悲喜追逐。杏花亦不禁。悽惻泣數行。下周公以其怪。令二人不復相見。杏花從此失神。或罷繡獨語。或停食自傷。幾次投繯。皆為詞人所覺。一日。周出巡所汛。左右疎防。劉遂得于深夜。突入宅門。直抵寢所。解帶縊杏花之頸。比家人覺而救之。氣已絕矣。劉病尋愈。茫不知縊杏花之事。恨悞殊甚。又日為杏花父母所窘辱。亦自經死。蘭岩曰。淫心一動。便召如許妖孽。二人俱不得。

其死良可哀矣。獨不解劉與杏花有何夙冤也。不然紅衣兵何敢作祟。

莊斲松

吉州莊壽年號斲松。乾隆初年貢入國學。僦居城北一廢園中。初至時。草莽交。苔蘚沒階。荒蕪殊甚。莊剪荆闢徑。住行李。一軒居無何。槐黃已屆。檢點入闈。莊雖名宿。而花樣不同。且半世坎壈。依然倒繡孩兒。鬱憤成病。延至春。委頓牀第。備奴騃鈍。不勝薪水。

幽靜可愛

以此隱沒者何可勝道

佳景

之任所善同業。邱生亦同操。聒噪者。憐莊老病。携一童。並襆被。就伴之。朝暮相對。頗慰寂寥。邱固少年。每擁衾。不無冥想。時際仲春。池草重芴。園花生苗。蒲暮。子軒東獨步。瞥見一女子。年可破瓜。翠裙紅袖。艷莫與京。向邱嫣然一笑。百媚俱生。邱迷惑。竚視形如木雞。第疑為鄰女。爾敢。佻達女。尋踰堦垣而逝。邱歸軒。語莊人言。京師婦女。粧束醜怪。既無旗人。大方之度。又無南方。嫵媚之風。乃弟之所見。實有神仙其人。

劉大賓

三

邱許論美人而  
莊乃以考試  
之旨乃落第後  
滿腹牢騷一編  
即勃然非妙筆  
不能傳之

性亦多事

夜譚隨錄 卷之八

者。粧束皆意想所不到。今而後知人言之不足信也。  
莊曰：否。否。子有見而佳者，皆非士著也。譬如今科鄉  
試榜下，其魁卷之堪誦一過者，甚少。究其實，順天籍  
員者有幾人哉。邱大笑。入夜，邱寤寐反側，朦朧聞女  
子候至，遂曹騰如醉，相與交媾，猥褻之聲四徹。莊驚  
覺，側耳聽之，不禁精遺滿席。次日失曉，而邱起尤晏。  
朝食頓減，可欠不時。莊詰其夜來何事，邱秘而不宣。  
莊大疑，夜假寐伺之。二更後，聲復作，快畔淫語入耳。

名流論曰

正色曰：吾二人皆作客，異鄉家人繫念，豈不甚殷。奈何以數千里外之身，致之狐鬼。君少年，庶幾不思僕老矣。安能拚將烟之精，為君夜夜遺也。邱慚謝曰：君言藥石也，敢不拜嘉。如渠再至，當痛絕之。是夕，女不至。邱詡于莊，莊亦心喜。適同監涪州劉生，精岐黃術。偶過莊，驚曰：君何病之深也。診之，錯愕良久，曰：君年望六，那得有遺精症。豈其為狐鬼所蠱乎。莊神之，即

嗚嗚。精又大洩。邱亦日就疲憊。莊詢之，猶不吐實。莊  
正色曰：吾二人皆作客，異鄉家人繫念，豈不甚殷。奈何  
何以數千里外之身，致之狐鬼。君少年，庶幾不思僕  
老矣。安能拚將烟之精，為君夜夜遺也。邱慚謝曰：君  
言藥石也，敢不拜嘉。如渠再至，當痛絕之。是夕，女不  
至。邱詡于莊，莊亦心喜。適同監涪州劉生，精岐黃術。  
偶過莊，驚曰：君何病之深也。診之，錯愕良久，曰：君年  
望六，那得有遺精症。豈其為狐鬼所蠱乎。莊神之，即

告以邱生事。俄邱至，劉亦診之。無然曰：此狐崇，非鬼也。無藥可醫。城南有穆薩嘛者，可延至，使驅之。莊問穆薩嘛何如人也。劉曰：廂白旗蒙古人也。為羽林軍。薩嘛者，譯言巫覡也。莊敬諾。晚邱僮往邀之。穆迫于官役，約三日後甫得來。莊引領望之，漏三下，女子復至。責邱曰：君何信劉監生語，使人召穆薩嘛乎？我豈懼穆薩嘛者？邱言召穆之事，莊為政已不與焉。女忿然，以兩手捧邱之頰而接物曰：我即死，汝豈能獨生。

類似則本于無  
之之節

忍哉狐也其  
不克善終

私害

氣概情景令人  
悚然

耶。即以舌啓唇而吸之。颼颼然氣出如縷，心茫茫無所憑。女更加力吸之。邱覺丹田痛如刀割，五內欲裂。莊聞邱牀帳撼搖，連呼邱兄不應。知其有異，急呼二僮起，炤邱已昏絕。白身僵臥，喧救一餉始醒。持莊手且告且泣曰：弟之鬼將就餒，干異鄉矣。莊太恚，向空嫚罵。招邱同榻。三日復使延穆。穆果至，鄰人觀者如堵。穆冠髡，鑿腰金鈴，搥鼓鑿鑿，口誦神咒，遶園而走。至園後廢樓前，瞑目仰視，旋棄鼓，捉鏡，又趨步登梯。

夜讀附錄

卷之八

莊斷松

三



夜○詔○賜○金○  
若○有○所○逐○至○牆○角○極○力○義○之○聞○啤○啤○之○聲○如○犬○之○被○  
撻○然○設○鼎○鑊○提○義○烹○之○咸○見○一○黑○狐○犬○如○獲○脫○腸○而○  
死○穆○炙○肉○焚○皮○取○心○燒○之○研○爲○末○服○邱○及○莊○而○去○怪○  
遂○絕○二○人○病○亦○尋○瘳○踵○門○謝○贖○穆○不○受○訂○交○而○別○邱○  
丁○丑○席○帽○離○身○投○柘○城○縣○尹○莊○以○教○習○考○滿○授○教○職○  
歸○里○此○事○莊○自○言○之○

蘭岩曰邪不敵正理固然也邱數未終奈何以  
憤怒而欲置之死地其自斃也不亦宜哉天下

如此類者當自警也

額都司

叅領德公世裔也。夫人傅察氏爲額都司姊。生一子  
二女。初居靈椿坊。後徙城南之泡子河院。守幽深。閑  
閨壯麗。爲一方甲第之冠。但多怪異。家人至日暮。非  
作隊不敢行。廐馬十數。四倒。一夜兩驚。公子新娶婦。  
亦世閨女。年甫二九。未匝月。忽病癩。歌哭無恒。或  
輾跌奔馳。不避賊獲。每至漏下。則閉戶向隅。垂首衣。

笥間兩手常忙不測何務。至午夜必將一紙裹收衣  
笥中封誌甚秘。婢子偶潛伺之。卽詣許爲誓滾地嬌  
啼。公子聽之而亦無如之何。若是者半載餘矣。會額  
都司引見入都。下榻于廳之東院院外卽隣馬廄。委  
裝日德公爲作軟脚局。飲半酣。德曰。舍下多鬼。夜間  
獨宿得毋思乎。額曰。我輩作武將者皆亡命徒死且不  
避。庸思鬼哉。各大笑。夜半酒闌各歸寢所。額勞頓  
且醉。一夜酣眠。日高方起。德見其無事。中心頗安。越

三宿矣。第四宿額方偃息在床。聞頂榻上窸窣有聲。  
額心悸起身點燭坐以聽之。久乃圓然。遂不復滅燭。  
仍引衾臥。一食頃聲又大。作仰視望板。若有人踏之。  
以行。漸至東北隅。聲忽止。屋角一板亂動。隨被揭去。  
有黑物下垂。形如馬尾。長尺餘。去燈遠恍惚不能辨。  
而毛髮森豎。不克自壯。但瞠目視之而已。俄而黑物  
漸長。黑盡繼之以白色。如粉。纔三四指闊。瞥見之眼  
大如榧方。知是一人頭顱也。大慙欲呼人。忽轉念人

夜讀附錄 卷之八  
何怕鬼且疇昔自誦之言人悉聞之一日示弱將何  
以見人于是正心以規之此時物已出其半面漸露  
鼻口二目綠色直視燈燈光斂如豆額昏昏如夢覺  
四肢不能轉移物遂欻然而下似旋風透戶而出燈  
驟明額蹙然如夢醒但聞院前廐馬驚嘶戶隔扇閉  
如故譙樓漏三下矣料其去必復還亟移燈近榻抽  
刀寘枕畔著衣躡屣而臥輾轉不能交睫至五更猶  
外廐馬重驚竹樹吼風而物已入室燈復黯淡無光

物徑撲臥榻額大呼捉刀斫之剗然一聲如梨鬲案  
翻燭滅隨聞屋上逢逢逾刻方息額憊極而睡次日  
拉主人于僻處備述夜來事因勸移居以避其厲且  
曰焉知甥媳之病非凶宅有以致之德曰子亦不耐  
久矣苦無吉宅耳額曰何宅不吉予此予友薩都統  
之宅乃覓售主可相也德即以三千金易券焉及遷  
新婦大哭不往公子仗劍恐嚇之白足蓬首而奔侍  
兒強爲著履襪納之車中處新居上下帖然雞犬不

稗談如此志足益於斯世可不棄也

夜讀隨錄 卷之八  
驚况夫羣馬新婦病亦驟愈侍女發其奇于紙裏內得五色綫纒長四五尺大如箭稜不測何用問之亦自茫然諸姊妹或述其瘋狂之態羞赧無以自容額後官至副總戎德故宅連更數主胥不相安今廢為菜圃矣

蘭若曰居宅凶而人遭崇可不慎歟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數千家皆製蓮草像生

志心脫苦子不見得兒天幼女

觀其所問具見稚幼天頂

花為業有幼女奉老父以居者亦業此父久病痰喘按時舉發是年愈甚吼臥不起醫來弗藥女忘啜廢寢明慙暗憂適有隣媪鳩諸婦女往學醫山進香者女因密詢進香何為媪曰或以多病或以乏嗣各以心願求之山頂娘娘最靈感應之如響女曰此則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耳女曰一里幾何曰三百六十步女謹誌之夜俟父安寢輒潛于院中持香一炷計其里數繞院而拜默祝一身孱弱父病甚家中更

又讀隨錄

孝女

卷

至誠所結固無  
馬身至其境也  
此文此法深得  
開門禮數後絮  
伴遊山佛堂隨  
善信曰道意是  
諒吾耳

夜讀錄金 卷之八  
無人不能朝山進香。謹按里數一步一拜。有如身創。  
寶山親瞻聖像。保佑老父。沉速起百歲康強。自願  
齋佛長齋。終身頂禮。云云。如是得間。則拜。日夕不輟。  
半月有餘。舊說了善山奉祝泰山頂碧霞元君之神。  
窮應昭于幾輔。上自大內后妃中使。及王公搢紳。下  
迄庶民。每際四月。則進香賽會者。車馬絡繹不絕于  
道。而五更雞鳴時。即上燈拈香者。謂之上頭香。頭香  
必待宮使巨端。他人則敢替越。時有中涓魏公者。奉

可知靈應非誠  
心所格焉能如  
是

皇太后旨。往降頭香。甫開殿門。即有香在爐中。光焰  
甚盛。魏怒責廟主曰。老佛爺香猶未降。何得令他人  
預焚于此。廟主惶懔曰。爺不來。殿不敢開。誠不解此  
香何由至。魏默念初至時。殿始振筭。香灰未寸。良可  
駭異。明日更早來看如何。亟囑廟主曰。既往不咎矣。  
汝其敬慎。明日當早來上頭香也。遂去。廟主畏罪。與  
其徒終夜巡視。纔四更。魏已至。至則爐中香火宛然。  
一女子方禮拜于地。咸大驚。女聞人聲驚起。倏忽不

奇極

夜讀錄

卷之八 孝女

三

鄉里素知乃非  
氣虛名乎且又  
者

見眾以為鬼。魏公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敢公然出現者乎？必有因。吾有以處之矣。遂上二香于山門下，踞胡床，聚眾香客而告之，並詳其年歲容貌服色。眾客愕然，但以爲奇。卒一媼聞之，沈思曰：據命所見，無乃吾之隣女乎？何其色色相符也。魏問：是何隣女？幻化若此。媼曰：居花兒市，固孝女也。魏拊髀曰：無疑矣。亟馳歸，復命訖，密訪得女，就見之。果殿中所見者。致詰其女，悉以誠告。言雖未出門，恍惚身歷其境。父病獲

帝

魏能重孝行亦  
屬難得。張氏  
子得爲富商，淡  
頓宜寺婦人之  
力，頗挫丈夫之  
氣。

痊亦神之靈也。魏嘆曰：至誠感神，真純孝也。認爲義女，不帝所出，其父得享三十年，溫飽百歲，令終。女嫁于大興張氏子，粧奩之盛，不下數千金。皆獲獨任，婚家緣此累世爲富商云。

蘭若曰：真誠所至，神靈可通。矧茲寺人，那不令其佩服。雖然，人苟無良，遇如不遇矣。

請仙

予聞嘗覽太平廣記及諸誌異書，其所載怪異之事。

文選通系 卷之八 請仙 夫

不勝枚舉。又每聞人所言，亦皆鑿鑿，可板心竊信。而又疑之，疑其無則，古人無論矣。即今人之言，亦多樸誠謹愨之士，豈肯作欺人語，信其有而子生四十年矣。易曾未一目睹也。唯憶從先子隨宦于官君時，先大父攝篆烏蘭，先父母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適縣尹張公薦一戲術人來，觀其術，平平耳。先君子以張公故，緘白金二兩遺之。術人不受，曰：今日作戲法，環觀者數十百人，而未有噴噴稱羨者，是所鑿鑿不足

今之讀書人能  
如此存心則無  
忝于科目矣

以警人目，可知也。何敢妄邀厚賞，雖然，小人少遇異人，得降仙之術，今夜請獻之。或博太太一祭也。先君詐之，賜之酒食，薄暮，術人擇園中廢軒三楹，洒掃至潔，窓破者補之，壁剝者墜之，凡有穴隙，如針孔大，亦必彌縫完密，更張帷幔以蔽戶牖。燈後，于西壁畫一門，如圭竇狀，門前設一矮几，几上置一爐，焚紫降，不令烟絕，餘無他物。選秀慧童子十五歲者二人，了其髻而赤其脚，各之曰：清風明月，使背立几前，先

祖母率姑母先母及諸姊妹垂筠簾坐于東楹先君子率予兄弟翼坐簾外僮僕輩有令觀者有不令觀者一唯術人之命是聽漏三下術人炷香于爐焚符于燭教二童俛身從胯下反視几下圭竇問曰何所見曰開門矣術人卽嚙水向壁上嚙之復亟亟問何如童曰梳頭矣勻面矣旣而曰易履矣著衣矣術人曰然則可以出矣噲水三巽之瞥見一女子立穴後約長五尺許衣大紅衫拖素裙眉目娟好微笑作羞

澁態術人囑曰太太在此可爲禮女則歛衽再拜術人曰太太最尊貴胡爲不行全禮乃以一福了事耶女子以袖掩口微笑不動術人亦笑曰是見人多怕羞矣今童向前把其袖牽出几外童子力牽女子力却相持良久術人作急狀止之曰彼修仙人性村野且放手我自處童子乃放手女子仍還故處術人復嚙水壁上倏又一女子出雙鬟垂髻齒穉于前首尤娟妙衣淺碧衫腰下衣樹葉一圍長尺餘赤雙足



夜言附錄 卷之八  
而手足指爪皆長四五寸。並立几後。左顧紅衣者。而笑。術人曰。汝姊幽居久。習于邨野。見太太不復知有禮數。汝最知禮者。可率伊行禮。無失儀。致重我罪累也。女子乃推前女。繞出几外。捺其頸。令跪。舉止柔媚。觀者神癡。拜訖。還故處。術人復以水巵之。隨隱。于是神其術。厚賜而遣之。細詢二童子。當牽袖之時。是人耶。非耶。童子曰。不知是人與否。但把其臂。如握綿絮。力又微弱。纒四五牽扯。已汗出淫淫。嬌喘不勝矣。如

非術人令放手。再兩三扯。即可扯至太太前矣。子時年十四。至今記之了了。每舉以告人。無有能測之者。或謂卽障眼法。不足爲異。然障眼法。不過能障眼耳。未有能握之有質者。是不可解。

恩茂先曰。此記如善奏口技者。無不逼真。

某大醫

太醫某。大興人。失其姓名。輕裘肥馬。日奔走于九門。以時致富。延請者。日積于門。非日晡不到。病家不顧。

庸醫惡習。彼之不足以解恨。

寫盡惡能

惑

亦有此時耶

病者之望眼穿也。每視一病，寫一方，不論效不效，例奉千錢，否則不至也。日暮歸，從人馬後，囊橐盡滿，人或怪其來遲，則色然曰：甫從某王、某公主、某大老府宅中來，蓋非一時勢位炫赫者，不肯流諸齒頰也。人無如之何，任之而已。一日看病歸，獨宿齋中，夢見一人，若甚相熟，而不記姓名，持片紙付之，曰：時已至，所負當見還矣。醫取紙反覆，僉視空無一字，懷感間已失其人所在。驚而寤，聽漏聲三下，家人叩戶報：孺人

若此則京師醫人均為目子圖矣

可憐哉可畏哉

罪得惡快

生子矣。醫毛髮森豎，心知子為索債者，特未審所負幾何耳。子既長，忤逆異常，視父母如寇讎，看錢財如糞土。日向母索錢百文，頃刻即盡，積十餘年，家漸落。母或稍吝，輒裂背相向，勢將用武。母懼而復給之，不敢面斥。陰計于醫，醫閉目搖首曰：勿再言，此子使我心膽墮地。因以所夢告妻，妻驚曰：有字之券，或可量力取償。若無字之券，知負彼幾何？寧有窮期耶？老奴以藥殺人，不知幾許。新鬼繁冤，舊鬼哭此子，必其首

也。彼奉真檄，挾恨而來，敢與之較。即言次，大慟曰：老  
奴草菅人命，毒心應手，致獲此報，牽率老娘，以至于干  
此老奴已矣。抑念老娘何辜乎？妾從旁慰藉曰：大郎  
雖不肖，小郎行當成立，何必反目？妻唾其面曰：固汝  
癡心，尚過望耶？天之報施老奴者，如此不爽。縱有百  
子，亦必沆瀣一氣，豈復有以德報怨來者？醫默然無  
以應，條歎而已。又十餘年，一夕復夢其人，至言債負  
已清，可還汝券。然尚欠一命，會須同見。真王醫醒而

天理如是老婦  
即自明白

自應如此猶醫  
太遲

大病自知不起，乃以其語告妻，囑托後事。閱二日，其  
子暴死，醫泣曰：時至矣。夜分果亡，少子亦不肖，遂落  
魄啼饑號寒，迄今不止云。  
開齋曰：庸醫殺人，當獲此報。特一人之債，易償多人  
之命，難抵輪迴墮落。尚有窮期耶？醫之不能有活人  
手，而影響脉理，以漁利者，睹此慘報，未識亦肯稍袖  
毒手否？

蘭岩曰：庸醫殺人，罪不容死。况趨勢貪利，曾不

以病者為事。濟草匆忙。以藥殺人者乎。病家之心。如焚而醫人之視。若戲死者。雖屬天數。庸不冤乎。耗其財。索其命。報亦慘哉。

地震

老人相傳。雍正庚戌歲。京師地震之前一日。西城一人。抱三四歲小兒入茶肆。甫及門。小兒輒抱其頸。啼不肯入。其人怪之曰。畏此他人多耶。乃之他肆。至則復啼。易地皆然。其人以為異。問汝平日極喜入茶肆。

食蜜果。今日胡為乎爾。見曰。今日各肆賣茶人。及喫茶人。皆各頸帶錢鎖。故不欲入。且今日往來街市之人。何帶鎖者之多也。其人笑其妄。路遇一相識。問所之。自其故。大笑而去。見晒曰。彼亦被鎖。尚笑人耶。其人歸。逢所知。輒告之。或言小兒眼淨。所見必有因。伺之可也。小兒有堂兄二人。兒亦驚其有鎖。次日地大震。人居傾毀無數。凡小兒不入之肆。無不摧折。竟無一人得免。二兒亦為牆所壓。訪所遇相識。已覆屋下。

夜記隨錄 卷之八  
矣。却數之不可逃也。類如此。

蘭岩曰：事之所有，未必非理之所無。

朱佩莖

宜君塘汛兵朱佩莖，有甥女爲農家婦，居焦家坪。嫁半年，方姓夢見一人，形然青面，頤然赤情，來與婦交。凡三夜，婦遂有娠。腹中時時蠕動，動則痛楚欲絕，大聲呼號。其姑以少年婦，比隣密邇，禁令隱忍。婦不能將順，致相勃讎。隣媪聞之來勸，見婦驚曰：媳婦有妖

媪亦博識

胎，會將摩厲以須。母復聒之，使不安靜也。姑始大恐，使其夫白母家。母躬往守視之。及臨蓐，轉側叫號，四隣皆塞耳走避。人之產一物，人首蛇身，髮赤色，長三尺餘，面白如粉，首尾及尋，見人則笑。衆皆驚奔，無敢入房者。每就乳哺，婦遽驚絕泣。朱來探甥女甫入門，遇其妹，搖手止之，拉入草堂，適所其怪。朱曰：旣以爲妖，盍殺之。妹曰：終日蟠踞兒側，投鼠亦當忌器也。朱試往觀物，方蟠屈，閉目如睡。朱潛解佩刀，突前握物。

婦人之見終避  
男子

快澤

觀此始信能察  
事為不妄也

風亦  
既而化噴頰亦

夜言段全 卷之八  
之髮拖之出房物驚寤瞳目張口聲嗒嗒如擊石蛇  
涎纏朱左股衆遙立誼呼朱刀已落血藍色淋漓滿  
衣腥氣入腦朱復剝其皮而卷之曰吾正需此以鞞  
三絃也兩家深感之婦亦至今無恙

紙錢

友人護軍景君祿居近城北一夕同其友富海歸家  
路經靈官廟漏已三下倏見二粉蝶翩翩飛繞去地  
二尺餘時際隆冬且深夜烏得有蝶就視之則二紙

錢也並無風相去咫尺旋轉對舞不已大以為怪適  
一人騎馬自西來馬耳聳鼻鳴鞭不進其人厲聲  
問二人胡為者景指紙錢令觀之擊柝老軍過而戒  
之曰各走路何管閑事即此一席地已倒斃二人矣  
騎者懼疾馳而去景富皆少年好事直追隨紙錢至  
人家矮牆下旋入狗竇中始散是年富死又二年景  
亦亡

蘭岩曰豈以二殍之故而示其怪耶抑二紙錢

作崇以整人耶是不可解

三李明

明非俗人

光山李明家素貧備春糊口。邑有監生鍾秀者。他出值雨。避明檐下。明延入。具酌與語。秀大悅。遂訂交于杵臼間。自此時相往還。迭為賓主。一日隣家失火。殃及秀家。明奔至。冒烟突火以救之。鬚眉皆盡。秀獲不死。于是交愈深。會秀欲赴南昌。總戎幕拉明同往。買舟南下。於道士泐。遇風颶舟覆。人盡溺。秀獨一山西

義明也

甚

客所拯。客亦賈子南昌者。遂與同載。秀深感之。叩客姓名。則亦李明也。前李明屍竟不獲。秀旦夕哀慟如喪考妣。至湖口。客遇其婦人。得母訃。慟絕。亟返棹。語秀曰。方寸亂矣。不暇為君謀。謹饋八金為贖。請從此別。秀力却。聞客舟已揚帆北去矣。秀竚立以泣。疾且作。僦居一藺若中。伏枕匝月。僧厭之。終日絮貼。隣有老人聞之。憐僧之忍。忿忿入剎。謂秀曰。君安用汚此清淨地。欲望誰發慈悲心耶。乃率其僮僕。扛其行李。

憤激語

固自不凡

意

並昇秀此其人悉置其家為延醫進藥旬日大瘥秀乃頓首  
 而謝曰老丈之于鄙人所謂肉白骨而重生之也敢  
 請姓名銘五中以圖涓埃之效老人正色曰我憐君  
 失路故一援手豈望報者哉若夫賤名則不妨相聞  
 我李明也年七十二矣秀大異之老人詢其所適教  
 之曰胡不詣夫塘汛秀以為然即詣汛告之汛兵聞  
 為總戎幕友奔告所司因得乘傳入南昌述其所遇  
 於鎮公鎮公捐辭而歎以為奇事焉秀後稱素討

宋奇

閔齋曰三李明不奇奇在皆于鍾有再生思皆有恩  
 于鍾不奇奇在秀皆不聞有以報之而安心素封也  
 蘭岩曰是蓋夙緣方能屢遇此義人扶危濟困  
 耳前後三人姓名相同尤為奇異



平上原金

名之八

三六

--	--	--	--

